



诗歌隧道

凝思录

孙广深

老至才觉人生短，出井方知天地宽。有限年华无限志，名若浮云利如烟。大江东去难留水，夕阳西下不恋山。回望匆忙来时路，清白立身梦亦安。

难事当头莫慌张，快慢之说待商量。空转虽疾徒费力，寻道多歧亦正章。慎思勇行生妙策，融通求变出良方。不逞不缩腰挺立，人生之要足担当。

半山半水一征程，半冷半热一世情。半花半叶一幅画，半真半假一本经。半白半黑一棋谱，半徐半疾一帘风。半阴半阳一世界，半醒半醉一人生。

一目难辨世纷纭，万物有道皆可循。山耸巍峨动在势，海起汹涌静于心。不以管窥论长短，宜从大局看古今。愿将老骥伏枥志，换得人生再冉伸。

岁杪抒怀

封玉华

岁宴壶觞入梦长，星霜浮影去苍茫。回眸往事愁云散，展望前方旅兴昂。得悟关情听暮雪，灵思运笔向朝阳。幽怀不负东风约，墨染霜痕赋锦章。

冬至

黄耀胜

地球距离太阳最近的时候 冬天也走到了极致 阴阳开始悄无声息地转换 有关冬至大于年的习俗 在开水里翻滚 那是妈妈包的饺子 沸腾一锅思念 数九时刻 阳光逐渐向北移动 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谚语 被一碗粥扛起所有 一派银装素裹的北疆 此刻正用冰封的美好 静待春暖花开

雪霁

孙媛媛

一年冬至雪花飘，犬踏梅痕过小桥。满目乾坤铺玉毯，闲吟几句任勾销。

冬月静好

魏益君

日子踱进冬月的门槛 万物都缓下了脚步 远山如黛，近水沉静 村落与屋舍安然卧着 处处弥漫着岁月温厚的醇香

雪是这时最轻的言语 细细地、密密地飘落 将整个村庄温柔地揽进怀里 一片素白之上 洒落着晶莹的欢笑

若说冬月是位画匠 定是带着虔诚的指尖 将冰窗花 呵成栩栩如生的梦境 镶在每一扇木格窗前

冬月的屋檐不言说丰饶 却总悄悄挂出诗行 一串腊肉，一串赤椒 再一串金亮的玉米 在寂寥的节气里， 举开温暖的、笃实的韵脚

麦田静默饮下清冽的蒙头水 麦苗在阳光下舒展腰肢 吃着大地的琼浆 做着关于返青与拔节的 悠长的梦

咸菜缸边，母亲的莞意 腌入了整个冬天的滋味 窗台上，水仙亭亭 已开一簇青绿的身姿 悄悄牵起了春天的手

军魂铸初心 艺彩映担当

高占东

12月20日，吉平宾馆中华厅暖意融融、情谊浓浓，以“军魂永驻 艺彩飞扬”为主题的四平市退役军人志愿者协会与退役军人艺术团年会盛典在此圆满举行。置身这场汇聚战友情、志愿心与艺术魂的盛会，耳畔是熟悉的军歌旋律，眼前是战友们坚毅依旧的面庞，心中满是感动与感悟，久久难以平复。

“军魂永驻”四个字，是刻在每位退役军人骨子里的信念图腾。从军营到社会，我们褪去的是军装，褪不去的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军人本色。作为志愿者协会的一员，过去一年里，我们携手走进社区帮扶孤寡老人，深入校园传承红色精神，奔赴赛场保障活动秩序，用点滴行动践行“退役不褪色、离军不离党”的誓言。那些在志愿服务中并肩作战的日夜，那些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而奔走的身影，正是军魂在新时代最生动的诠释——它是面对困难时的迎难而上，是服务群众时的耐心细致，是团队协作时的默契担当，正如军旅岁月中那份刻入骨髓的忠诚与坚守，从未因身份的转变而褪色。

“艺彩飞扬”的舞台，则让我们看到了退役军人柔情与豪迈兼具的另一面。艺术团的战友们用嘹亮的歌声、刚劲的舞蹈、深情的朗诵，再现了军旅生涯的热血荣光，也展现了退役

后的多彩生活。一曲军歌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摸爬滚打的练兵场；一段舞蹈落幕，尽显军人钢铁意志下的家国情怀。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展演，更是一次精神的共鸣——它让我们懂得，军人的风采不止于保家卫国的战场，更在于扎根社会后，依然能以昂扬姿态绽放光彩，用文化艺术传递正能量，让军魂在歌声与舞姿中代代相传。

年会的相聚，是总结更是启航。看着身边志同道合的战友，听着协会一年来的丰硕成果，我愈发清晰地感受到，这个集体是我们退役军人的“温暖港湾”与“奋斗平台”。在这里，战友情谊得以延续，奉献精神得以弘扬，人生价值得以升华。我们从互不相识到并肩同行，从各自为战到凝心聚力，只因心中共同的信念：即便告别军营，也要在志愿服务的战场上续写荣光，在文化传承的道路上勇担使命。

盛典落幕，初心不改；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此次年会让我更加坚定了践行志愿精神、传承军人本色的决心。未来，我将以此次盛会为契机，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战友情与使命感，在志愿服务中再立新功，在平凡生活中坚守担当，与所有战友一道，让军魂在奉献中熠熠生辉，让艺彩在坚守中绽放更绚丽的光芒，共同为协会的蓬勃发展、为社会的和谐美好添砖加瓦！



冬至

韩立梅 作

寒冬喜雪

王耀忠

连续几天天气时阴时晴，凉花时隐时现，雪片或大或小，太阳若隐若现。

孩子喜欢下雪，小脚在雪地上踩出一串长长的脚印，打雪仗，堆雪人，雪里藏满童年的天真故事。青少年喜欢下雪，因为雪花里有浪漫和温情绽放的幸福。文人喜欢下雪，因为白雪唯美带来无穷的想象，激发无尽的创作灵感。东北人喜欢下雪，因为白雪是打造一件件精美雪雕和冰雕艺术品的资源，创造出一个个冬里沸腾的春天。小说和影视剧里常用大雪营造氛围，加强情感冲突。我对雪更是情有独钟，尤其是在“日”持久之后，在连续多日干燥、风卷尘埃之后，一场飘飘扬扬的雪，“雪洗虏尘静”，那是自然的力量，上天的馈赠和恩赐，洁白无瑕的雪花汇聚了天地间的精华。而且，如果“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晶莹剔透的雪花挂在树枝上，像精灵翩翩起舞，太阳随后便出来，此时，银光闪烁，森林宛如童话水晶，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玉树琼花，如清丽淡雅的女孩，令人心醉神迷，美得难以尽述。

我曾多次冬日途中遇雪，两次在高原，雪花弥漫，天地浑然一白，且不觉得寒冷，反而欣喜若狂地温暖。我在军校时，执行任务出行“红原、若尔盖”时，车行驶在海拔3500米旷野高原，一场“冒烟雪”似流动的沙，猝然而至。雪，是高原冬日里无声的诗篇，风，裹挟着雪花漫天飞舞，洋洋洒洒将草原铺展成一幅素白的长卷。成群的牦牛静立雪中，它们深色的身躯宛如宣纸上晕开的墨点，或凝神休憩，或缓缓踏雪。牦牛的身影仿佛与当年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历史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1935年至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长征途中穿越了这片被称为“松潘草地”（含红原、若尔盖）。在当时荒原恶劣、气候严寒的环境下，红军依靠当地藏族群众尤其是提供的牦牛肉食、运输和御寒物资，才得以艰难前行。看到眼前这片冬季雪原艰险的过往，红军过雪山草地时，曾因沼泽和严寒付出巨大牺牲，而如今牦牛在雪原漫步的场景，既展现了自然的壮美，也隐喻着从苦难到繁荣的跨越。这片冬季被大雪覆盖的“红色雪原”，呈现出“高原水墨丹青”般的静逸画卷，是红军烈士血染的风采。我下车站点在高原

雪地驻足，第一次惊奇地欣赏高原风雪，一会儿，狂飙雪花落满身，感受高原的苍凉，体验红军过雪山草地，思绪万千。苍茫白雪支撑起天空，我恍如看到了昨天那一个个年轻瘦弱而钢铁般的身躯，迎着凛冽寒风，踏雪前行，时光艰难地抚平了历史的脚印，荒原开满花香与温馨。红原、若尔盖雪的厚重让我心情凝重，此刻，我仿佛听到了“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过雪山草地》的歌声回荡在雪域高原。

还有一次我进藏执行完任务后，当地群众为了欢送我顺利走出雪山，点燃冬里的“一把火”，举行一场盛大的篝火联欢会。天将暮，雪乱舞，半梅花半飘柳絮。木柴燃得噼啪作响，熊熊火焰仿佛把雪山融化，六角雪花纷纷扬扬拥火而落，吉祥如意，藏族儿女手挽手，唱起我也听不懂的欢快天籁藏歌，围绕篝火起舞欢跃。歌声，欢笑声，雪落声，让整个雪山激越共鸣，人间，天地一白，同炉向火，素心相对，便是人间之暖。翌日清晨，朝阳不出，昨夜的大雪持续不止，车将欲行，熙攘的藏族群众簇拥在漫天大雪里，县委书记把一条长长的洁白似雪的哈达披在我的肩上，一个昨夜篝火晚会上结识的藏族女孩，高原红尽显女孩的美，含情脉脉，敬上一碗青稞酒，此时，酒暖温情，心事如初，听落雪无声，雪漫高山，大雪吞掉她的背影时，她挥的手还举在风雪里……

冬天多暴雪、冒烟雪、大雪、连日雪、小雪、清雪、亦有反常的雨夹雪；江南的“滋润美艳之至”的雪，燕赵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的雪，高原的“天风渐飞玉沙”的雪，东北的“天仙碧玉琼瑶，点点扬花，片片鹅毛”的雪。寒冬里各种形态的雪，从古至今，上到皇帝，下至百姓，文人与白丁，谁人不喜雪呢，乾隆“西山晴雪”，张岱“湖心亭看雪”，薛时雨“夜舟听雪”，毛泽东“更喜岷山千里雪”，王墨“北极寒光飞愈雪”，如今，人们对于雪的喜悦已然深入骨髓。

你看，一入冬日，东北白雪皑皑，南方小土豆翘首以盼，千里迢迢，不惧严寒，奔赴而来，观冰灯，赏雪雕。看雪，听雪，戏雪，忆雪，伴着雪花雪景写雪画雪，极娱游于白雪，不亦乐乎？

冬至前后，天短得像被谁偷去了一截。下午四点钟，日头便斜斜地挂在西边枯树枝上，有气无力地泛着白光。风从田野那头刮过来，穿过光秃秃的枣树林，发出“呜呜”的声响，像谁在远处吹着一管空心的竹子。这时候，母亲的眉眼却活泛起来——她又要做糍粑了。

母亲的「冬至」

魏有花

做糍粑是件大事。头天晚上，母亲便把糯米淘洗得干干净净，浸在乌黑的大瓦盆里。白生生的米粒喝饱了水，一粒粒胀鼓鼓的，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第二天天蒙蒙亮，石臼已经摆在堂屋中央了。那是祖父传下来的老物件，青石凿成，内壁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父亲抡着枣木杵，一下，又一下，结结实实地夯在蒸熟的糯米上。每一声闷响，都震得地面微微颤动。热腾腾的米香混着水汽，在清冷的空气里弥漫开来，竟把寒意逼退了几分。

母亲蹲在石臼旁，双手飞快地蘸了凉水，趁着木杵抬起的瞬间，迅速将边缘的糯米拢到中心。她的动作又快又准，手指偶尔擦过滚烫的米团，也只是轻轻“嘶”一声，并不缩回。我看着那团雪白在石臼里翻滚、变形，渐渐变得柔韧、黏糯，扯出长长的、透亮的丝来。

“好了。”父亲喘着气说。母亲便伸出双手，像迎接婴儿似的，将那团气腾腾的洁白捧出来，轻轻放在抹了茶油的案板上。这时，她脸上会浮现出一种奇异的光彩，不是平日里的温顺和忍耐，而是某种近乎庄严的专注。她开始揉搓、分割、塑形。糍粑要做得圆润饱满，边缘不能有裂缝，表面要光滑如瓷。做坏了的，她绝不拿出来，总是悄悄拢到自己碗里。

做好的糍粑排在竹筛上，像一队胖乎乎的月亮。母亲挑出最圆润的几个，插上竹签，递给我们：“去，到灶膛里烤着吃。”

这是冬至日最隆重的时刻。我们围在灶边，将糍粑伸进红彤彤的灶膛。火舌舔上来，洁白的表面渐渐鼓起焦黄的泡，发出“滋滋”的轻响，香气猛地炸开。那是米粮最本质的甜香，被火焰逼出来的，带着柴火气的醇厚。烤好的糍粑外脆内软，咬一口，能拉出长长的、透亮的丝。虽然烫，可是舍不得吐，只能在嘴里倒来倒去，哈着气，眼泪都出来了。

母亲看着我们，眼睛弯成月牙。她自己不吃，只是用火钳拨弄着灶灰，轻声说：“冬至吃糍粑，一冬都不冷。”火光映着她的侧脸，那些细密的皱纹在明明暗暗的光线里，忽然变得柔和了。屋外北风正紧，吹得窗纸噗噗地响；屋里却暖融融的，糍粑的甜香、柴火的烟气、我们呼出的白气，全都融在一起，稠得化不开。

很多年后，我在城里吃过许多的精致点心，却忘不了那个冬日的黄昏，忘不了石臼沉闷的响声，忘不了母亲捧出米团时庄严的神情，忘不了灶膛里那一团温暖的光。母亲不懂得什么节气养生，她只是固执地相信，吃下这口亲手捶打的、滚烫的甜糯，她的孩子们就能扛过一个冬天的冷。

如今我才明白，母亲在石臼旁俯身，在灶膛前拨火的那些时刻，其实是在完成一种古老的仪式。她把秋收的丰足，把对严寒的敬畏、把说不出的牵挂，全都捶打进那团柔软的白里。

小科的故事

辛竟

起初，我是极不情愿的。一个对猫毛过敏、素来嫌麻烦的人，要去伺候一只毛茸茸的生命，想起来便觉得是桩“苦役”。掉毛、铲屎、半夜闹腾，每一样都让我打怵。可小李的高三紧张压抑，需要一点柔软鲜活的东西，来分担彼时的沉重和焦虑。于是，小科来了，带着它那身狸花的纹路，白围脖，白鞋套，像个穿着得体却无家可归的小绅士。

小科兄弟四个，只有它活了下来。猫妈妈是只通体的黑猫，这身世让它来时便带着一丝劫后余生的懵懂。起初那几天，它怯生生的，我也淡淡的，保持着一种客气的、完成任务般的疏离。我戴着口罩清理猫砂，它躲在角落用圆溜溜的眼睛看着我。转折，大概是从它病了一场开始的。原困，蔫蔫地躺着，没了精神，送医、导尿、热敷、喂药——那小小的、温热的身体信赖地靠在我手里，一种奇异的责任感混着怜惜，悄悄生了根。病好了，它似乎也认定了这个家，开始大摇大摆地巡视，用脑袋蹭我的脚踝，呼噜声像一架小小的、温暖的发动机。小李晚自习回来，蹲在地上逗它，脸上终于有了些明亮的、松弛的笑意。那一刻，我觉得，值了。

日子就这么被它毛茸茸的尾巴拂过去了。孩子上大学去了重庆，家里陡然空了大半。几天的轻松后便是大把的茫然。我和老李静悄悄地度日，小科是家里唯一会闹腾的活物和我俩的“碎碎念”对象。我喜欢拍它瘫在窗台晒太阳，肚皮软成一片毛茸茸的斜坡；拍它玩一颗掉在地上的毛线球，笨拙又调皮；拍它睡在我教案上，压住我未完的句子。它确实胖了，圆滚滚的，跑起来像一大团移动的毛球，眼神萌萌的，时常带着一种不太聪明的、令人心安的天真。

但猫的心思，谁能全猜透呢？它也有脾气。剪指甲不高兴了，回头就甩了一口，不重，但足够让你疼得“嘶哈”一声。抱久了不耐烦，后腿一蹬，手臂上便留下几道白痕。最头疼的是它那“水枪”。发情时自不必说，沙发角、窗帘后，都是它宣泄荷尔蒙的标记。可有明时一切如常，它也会跳上床，在新换的被子中央或

刚脱下的衣服上，朝咪咪地留下一摊“报复”。那一刻的怒火，真是直冲天灵盖。可看着它事后一脸无辜、甚至有点理直气壮地走过来，蹭你，那点气又像被针扎破的气球，噗地泄了。能怎么办呢？自己“请”来的祖宗，总得包容。洗，晒，喷除味剂，一边忙活一边数落它，它就在不远处舔着爪子，仿佛再说：“下次还敢。”

因为小科的原因，老房子空着没出租。新家敞亮，视野好，可它不适应。它在沙发底下紧张地匍匐，耳朵向后背着，一连几天不肯好好吃饭。我和老李心疼了。于是，老房子成了它的“行宫”。每天我俩都像个朝圣的臣子，回去陪它。熟悉的旧沙发，它常趴的窗台，撕破了墙壁的墙角……在那里，它才是放松的王。小科喜欢逗猫棒，我挥得手酸，它扑得忘乎所以。那一刻，没有生活的琐碎，只有眼前这只欢腾而简单的生命。

或许爱就是这样，一旦开了头，就会自己蔓延。我开始在包里常备一小袋猫粮。遇到小区里那只总在车棚边的大橘，那只躲在篱笆里脏兮兮的小奶牛，也会蹲下身子，分一点给它。看它们谨慎又急切地吃着，心里会想到小科，想到它如果流浪，或许也这样，在某个危险的角落，等待一点点渺茫的生机。这份关注，与其说是慈悲，不如说是小科教给我的，对另一个世界的一个理解。

此刻，它又睡在了我的键盘边，压住了好几个字母键。我停下敲字的手，摸了摸它温热的背。它动了动，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咕噜声。小李发来信息：“妈妈，小科？”我拍下它霸占键盘的“恶行”发过去。屏幕那头发来一串大笑的表情，而我，看到了表情背后舒展的思念。

生活是什么？或许就是这些吧，是不得已的接纳，是意料之外的牵挂，是抓不住的沙发和洗不干净的被子，也是下班回家时门口蹲着的那一团温暖的等待。是所有的种种，有了一个毛茸茸的、具象的化身。小科还是那样，不太聪明，偶尔可恶，常常可爱，余下那部分是安静的陪伴。而我的世界，因为这只当初勉强收留的小东西，变得比以前更柔软、也更结实了。